

第三回 游園偷情 尋香召豐

詩曰：

花前月下訂佳期，浪蝶狂蜂只自知。

怪煞聲聲鐵馬響，鴛鴦驚散碧波池。

裴爺問：“有何三不可？倒要請教年兄！”柯爺道：“小女年輕，未嫻父母之訓，倘早為出嫁，必失公姑之歡，此一不可也；我看宣家兒郎，外貌雖有可觀，內裏惜無實學，且舉止輕浮，不似讀書人的氣度，此二不可也；兩姨做親，更有嫌疑之別，一不謹防，將來必弄成大話柄來，此三不可也。年兄前來代小弟的女兒做媒，非敢方命。只為其中有三不可，不能曲從。年兄切勿見怪。”裴爺聽這一派迂腐的話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似年兄這番議論，將來代令媛做媒的，必是乃尊方得妥當。”柯爺也笑道：“年兄又來說趣話了。豈有毛遂自荐的？”裴爺道：“此刻不與年兄爭論，日後自有應驗。就此告別，回覆貴連襟。”說罷起身，柯爺也不相留，送了裴爺上轎而去。方轉身回後，到了秀林房內坐下，秀林問道：“外面會的是什麼客？”柯爺道：“是同年裴長卿。”秀林道：“裴公來做什麼的？”柯爺道：“總是我家老不賢惹出來的事。”秀林吃驚道：“說的什麼事是他惹出來的？”柯爺道：“就是宣家姨侄來拜見什麼姨丈姨母，這老不賢又叫出女兒與他見禮。你想，一個不出閨門的女子，便與面生的人會面，成何家教！我說了老不賢幾句，他還與我吵鬧。如今可弄出話柄來了。”秀林道：“有甚話柄？快說與我聽！”柯爺道：“可恨宣家小畜生，竟看上了我女。回去告知父母，央了裴司寇為媒，豈不是個話柄！”秀林道：“你可依允這頭親事？”柯爺搖手道：“小畜生在那裏想天鵝肉吃，連夢也不曾做醒。我非但親事不允，從今後還要加意防閑呢！”秀林肚內笑道：“任你怎麼防閑，也要弄頂綠帽子你戴一戴。但寶珠這個丫頭，見我十分肆無忌憚。待我激惱癡老幾句，奈何小賤人一番，聊出前日心頭之氣。”暗將毒計安排，反說：“你也忒迂腐！兩姨兄妹乃是切戚，就常在一處頑耍，有什麼苟且事兒做出來呢？”柯爺哼了一聲道：“你也來說混話了！男女年紀俱已不小，豈無瓜李之嫌？況宣家小畜生一見女兒之面，既有心求婚，便不是個有行止的人了。何可令其常時聚首，以開冶容海淫之門？這是斷不可的！”秀林笑道：“你女兒乃千金小姐，慣會說人的。怎肯將事做錯，惹人笑話？還是你過於拘板。”這幾句話說得柯爺急起來，連稱：“混說！寶珠少不得有日大為教訓一番，方知女兒家不可出頭露面，乃閨門之福呢！”秀林道：“宣家兒郎初見你女面貌，便留心求婚，安知你女兒見了宣家兒郎，回房不吟風弄月麼？”柯爺大惱道：“寶珠若再吟詩，被我察出，一定將他處死！”秀林道：“處死女兒，於心太忍！不如乘他不及防備，向房中一搜，搜出來一火焚之，再發作幾句，他下次就不敢了。”柯爺連連點頭，氣忿忿站起，趕到寶珠房中，翻箱倒籠，四處一搜，也搜出好些詩稿。一看，總無關緊要，取火焚於房外。臨行帶說帶罵，發作寶珠一場而去。只氣得寶珠大哭不已。明知中了秀林暗箭，唯有恨恨連聲，不敢明言。還虧如鉤如媚兩個心腹丫鬟勸住小姐悲聲。

過了幾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柯爺因在本衙門有公事，未曾回府。那時正是三月天氣，晴光明媚，花柳成行，一派春景，正易引人動興。秀林因柯爺未曾回來，獨坐房中，甚是悶人。後堂夫人、小姐俱說不來，又不能閑話解悶。忽想起家內花園還有一派花香鳥語，春色可人，東樓萬花臺上，遠看郊外野景，更是活目。迂老從不許我上去，怕被外人瞧見。今趁他不在家中，帶了心腹丫鬟小翠到花園去解悶。想定主意，重施香粉，再點胭脂，妝飾一會，打扮精工，手拿一柄牙骨宮扇，喚了小翠跟隨曠曠娜娜，直奔花園而來。到了花園門口，但見：桃紅柳綠，陣陣幽香；燕剪鶯梭，聲聲巧語。太湖石旁，狸奴規鳳子；倚虹橋畔，綠水戲鴛鴦。梧桐架弄巧鸚哥，芍藥欄開屏孔雀。玻璃廳明窗淨幾，迎暉閣畫棟雕梁。五老松高千竿竹，萬花臺倚百尺樓。又是暖日遲遲，和風習習。說不盡園中春景，令人愛慕。

秀林帶了丫鬟，一路走進花園，也無心在別處游玩，直奔東樓。慢慢上去，走至萬花臺上，命小翠移了一張石花鼓到臺上坐下，望見牆外就是一道御河，兩岸楊柳垂陰，河內游船如梭，往來不絕，且笙歌盈耳，真一大觀。秀林在臺上望著下面景致十分明白，心中暢快。暗想：“這等好去處，不讓我來散散心，可恨迂老不近人情。也罷，等他不在家，瞞著迂老，時刻上來頑頑，有何不可！”想得心花都開。那知，外面游船上下子弟都借游玩為名，來看堂客的。凡走到岸邊過者，看著臺上也十分清楚。今見那臺上，看著一位絕色佳人，打扮又甚是艷麗，無不嘖嘖稱羨也。有知道是官宦人家眷屬，不敢過於呆看，怕惹出禍來。只不過船過一看，回去眠思夢想而已。其時，朝中有一位當道奸相，姓蔣，名文富，官拜武英殿大學士。夫人早喪，只生一女，名連城，年已十六，尚未適人，隨身丫鬟紅樓服侍。一子國鑾，年已二十。雖娶妻房，終日在外眠花臥柳，好色中都元帥。但見了一個標致婦人，如餓鷹見血一般，百般算計，都要遂他風流願，方丟開手；如有不從者，即帶了家將蔣龍、蔣虎、蔣豹、蔣彪等，在民間硬行搶奪。也有羞忿自盡的，也有無恥相從的，總得遂他的心願，也不顧別人死活。還有一個助桀為虐的通政司鞏固，本拜在奸相門下為義子，又與蔣公子情投意合。凡做不來的事，都是鞏通政代他暗設奸謀，又百般奉承，蔣氏父子十分將他信任。奸相在朝專權納賄，公子在外倚勢行兇，父子濟惡，弄得臣民人人側目。只有裴刑部、柯太僕、宣侍讀這幾個正人在朝，奸相尚忌憚幾分以外，滿朝文武都是呵奉他的。所以威權日重，陰謀不軌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只言這日鞏通政陪了蔣公子也在御河游湖，駕了三四號大船，帶了家將廚役茶擔數十餘人，分在各船伺候。蔣公子同鞏通政在第三只船上坐著，推開船艙的窗子，四下找堂客看。恰值船到柯府花園後門水碼頭經過，蔣公子在船中，一雙好色的餓眼早已看見臺上坐著一個美人，由不得渾身酥軟，只叫：“好東西。真是一塊肥羊肉！”鞏通政笑道：“世兄又著魔了。”蔣公子目不轉睛朝上癡望，也不聽見鞏通政的話。通政戲將扇子在公子肩上一拍，倒把公子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問道：“老鞏，做什麼？”通政笑道：“世兄出神，必有奇遇。”公子也笑道：“你不看那臺上坐著一個俏人兒麼？”通政忙從窗外定睛一望，果然不錯。公子道：“老鞏，如何代我著幾個家將上岸，扶他下船，陪我大爺吃杯酒，帶回去開開心？”通政道：“世兄，使不得！這個花園是柯太僕的，小弟認得。臺上莫非他的姬妾。柯老素性執拗，不是好惹的主顧。世兄不要想癡了心，且開船到別處去物色罷。”公子道：“我的神魂已被他勾去了，怎肯捨他而去！老鞏，代我想個法兒成就其事，必有重報。”通政道：“計倒有一條：明做不得，暗做可行。”公子急問道：“計將安出？”通政道：“公子且假作上岸解手，你看他的後園門開著呢！公子也不用帶人上去，只要挨身進了園門，伏於臺下等候，用些甜言蜜語哄他上鉤。如其不順，喊叫起來，公子跑出園門，上船再別作計議。小弟將船撥在對岸相等。”公子拍手道：“好計！”

家人要上前跟隨，公子搖頭不要。獨自跳上岸去，鬼頭鬼腦到了花園門口，輕輕一推門，門果是開的。挨身進去，順手把門帶好。他也不知園中路徑，只仰面望著高臺走去。到了臺下伏著，側耳細聽。恰是秀林坐在臺上，因看完游船景致，十分開懷，又怕迂老回來責備，忙起身帶了小翠，方慢慢下得樓來。正走之間，蔣公子把身一起，與秀林撞一個滿懷。秀林吃了一驚，倒退幾步，先將公子上下一看，見他生得人物風流，打扮不俗，心內已有幾分憐愛，反喝問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私人園中攔我去路？還不速速出去！不要被我叫喊起來，拿你作賊看待。休討沒趣！”公子見他幾句言語雖是利害，並不動氣，知道可入彀中。反笑吟吟向前一揖道：“小生父親乃當朝首相。某姓蔣，名國鑾。今遇小娘子這等花容月貌，如劉阮之誤入天臺，亦是三生有幸。望小娘子憐念小生。”秀林道：“既是一位貴公子，就該知禮，不該調戲官宦人家婦女。”公子道：“知法犯法，只做一遭，也是前緣。”說著就要向前，動手動腳。秀林怕小翠看見不成雅相，便叫小翠：“我臺上還有一條汗巾在上面，可上樓取來。”小翠答應，又轉身上樓去了。公子見佳人遣去丫鬟，是個知趣的，忙拉住秀林的手，一直拖至玻璃廳榻上睡下。兩個解帶寬衣，秀林也是半推半就，成其好事。正在頑得高興，忽聽廳外一陣笑聲，驚散巫山。再看下回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